

大军西南行

——一个记者的随军日记

林田 著



前 言

四十年前新中国建立前夕，人民解放军的几支大军在胜利完成了东北、华北、中原等决战和渡江战役之后，又如几股巨大的铁流，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向大西南、大西北和南部海疆的大进军。当时，我作为新华通讯社一个年轻的记者，在开赴大西南的第二野战军这股铁流的五兵团（杨勇兵团）中随军采访。这支部队在淮海、渡江战役后经过短暂的休整，便从江西的上饶地区出发，途经湖南、贵州和川南直到川康边界。他们在一百一十多天的进军中，跋高山，涉险流，冒酷暑，犯瘴疠（恶性疟疾等热病），雨中急进，漆夜奔袭，边行军边打仗，一路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追歼国民党溃军残敌，解放沿途村镇和城市，直至最后在大渡河边活捉了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地完成了进军并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任务。这之后，部分部队又回师黔北，在新解放的边远山区，开展了艰巨的剿匪建政工作。我在随这支部队进行上述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除发出了一些新

大军西行

——一个记者的随军日记

蔡雨 著

新
星

闻报道外，以大部分精力记下了这本日记。

日记内容主要是部队行军作战的情景，也包括沿途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群众生活，山区少数民族贫困境遇及风情，以及国民党军队溃逃前对各地的骚扰破坏、当地人民渴盼解放等情况。对于部队内部的一些缺点，也有如实记载。日记所记行程近万里，时间五个多月，其间少有间断，凡所见闻，基本上都有记录。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我随战士们紧张地行军作战之后，克服极度疲劳，于深夜或白天行进途中片刻休息时，在膝头上记下来的。因此我特别珍惜这些浸透着自己生命的材料。这次整理时，除对错别字和不通的语句等作了一点改动外，基本上是照抄下来。我的想法是，这本日记的价值，就在于它是那个时代的某些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是一份历史记录，所以宁肯粗糙一些，也要保持原来的样子，以使读者了解当年的实际情景。

我相信，有心的读者打开这本小书，总会从四十年前某些历史的真实画面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材料或有益的启示。而对于那些研究我军军史、人民解放战争史、建国前后社会经济史以及描写那个时代的作家等等，这本日记会向他们提供一些也许可以说是难得的资料。

我想，保留解放战争时代日记的人肯定不少，但对当时各方面情况记得这样详细具体的，恕我冒

味，恐怕是不易找到了。因此在我活着的时候将这本日记出版，也是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

此外，在当今奢侈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人们急盼匡正的时候，这本记载了当年中国人民如何从灾难中奋起争取解放，革命队伍如何以艰苦卓绝、清廉爱民的精神、作风为人民战斗牺牲，从而多少反映了那个英雄时代人们精神风貌的日记，也可算作是一本有一定现实教育意义的小小的读物。人们不会重复历史，但却应当从历史中吸取教益和力量。社会既需要不断清除历史遗留下的腐朽的东西，又需要从历史中呼唤高尚精神的复兴以开拓未来。我希望有志的青年，特别是部队的青年，能喜欢这本只有朴素的事实而无雕琢虚饰之词的小书。

最后我还想在这里说几句话纪念一位同志。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夏，我从暂驻南京的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出发的前一天，我的一个伙伴（也是年轻记者）陆勃同志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对我说：“这个送给你吧！希望你用它记下进军大西南。”我接过一看，是一本黑色硬纸皮的日记本。这是国民党中央社专门发给他们的战地记者使用的，每页的页眉上印有“月、日、驻地”字样，页末还用小字印着蒋介石和孙中山、拿破仑等中外名人的语录。陆勃可能是从我们接收的中央社的房子中拾到的。他送我出征的这个礼物和亲切的叮嘱，使我深深感动。

进军一路上我就用这个本子记日记。途中本子的皮背磨破了，我就用从旧军装上撕下的一块绿布糊了起来。全国解放后，陆勃在一次劳动中为从河水中救人不幸牺牲了。这以后我每次看到这个日记本就想起他，想到如果不是他送我这个本子和对我的叮嘱，也许不会有这本“记下进军大西南”的日记了。

林 田

一九八九年五月

于兰州

大军西南行
——一个记者的随军日记

林 田 著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插页2张 97,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634-7/E·9 定价：2.25元

【一九四九年七月，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决定我随军采访进军大西南，并要我马上出发去随五兵团行动：当我从二野领导机关驻地南京匆忙出发，经上海、杭州赶到五兵团驻地上饶时，始知部队尚在休整。

上饶为赣东北重镇。城南茅家岭即为抗日时期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囚禁、杀害我新四军干部的上饶集中营所在地。国民党溃逃前，这个小城市已被糟踏得萧条破落，当时尚未恢复起来。我驻兵团部觉得暂无事可做便随部队筹粮队到鄱阳湖东岸一带去了解新解放区情况。

到八月底，部队休整已结束，进军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我便又回上饶。在和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康健部长商量我如何采访问题时，他提出要我以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九团为活动基点，因为这个团是老红军团，有勇猛善战的传统，进军中可能大部分时间打先锋。康还说，为扩大采访范围，进军途中我还可以到其他部队活动。我同意了康部长的意见。很快由上饶到玉山，经十六军军部和四十六师师部到了驻在玉山县八都镇的一三九团，正好他们就要出发了。这本日记就从这里记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驻玉山八都

上午九点由师部来一三九团，参加文化干事联席会，晚上又参加政治处处务会。王尚主任谈政治干部下连队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记之如下：

一、我们行军中工作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呢？是放在机关？还是放在连队？重点是要放在连队的，但也不放松机关工作。因为我们从各营教导员汇报得到的材料多是一般的。如果自己不掌握一个连队，对实际情况就不会有一个真实可靠的概念，也很难及时解决问题。假如我们以一个连队为重点亲自下去检查，再加上汇报材料，对部队情况就会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二、有一个思想方法要明确，就是当连队干部最兴奋也就是最麻痹的时候，比如现在，有的连队就认为进军准备差不多了，几天没跑人就觉得没事了（三营机炮连干部说可以保证三个月内没逃亡），在这时，我们就主要不去找他的成绩，而是去找他的缺点，指出有哪些不够的地方，哪些应做的没做，哪些地方可能出问题，这样才能帮助他提高，才能不至被表面现象或一时的成绩所蒙蔽，看出问题来。而当连队工作无头绪，干部没办法，情绪低落，纪律败坏，逃亡严重，大家都找不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的时候，你就要帮他发现哪个班哪个小组工作做得好，有希望，这样来帮他提高信心，找到办法，开展工作，解决全连的问题。

（这点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的讲话）

三、要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单纯向上级反映他的缺点，使他觉得是找他的岔子。这样你在那里才能有威信，才容易了解到真实情况，才能对连队工作有帮助。你住在一个连队，对这个连队工作好坏要有责任心，不能旁观作客，搞好了有你一份成绩在，但不要把功劳放在自己身上，要归功于连队的干部、战士；搞不好你有责任，要找出原因，得以改正。

早晨送我来的两个小通讯员很有意思。一个是河南人，看样子是淮海战役的解放战士。他说：“俺们通讯班有任务大家抢着去，眼里有活动作快，把任务先抢走了，你慢一点摊不上。”“俺自己作了两双鞋（准备进军）。草鞋是集体打的，发给不会作鞋的同志了，他们的鞋子穿完了。”另一个是福建人。我问他对进军大西南怎么想，他说：“最后一次大进军了，胜利快啦！将来……”他没说出口，意思是胜利以后好回家。

九月五日

明晨要移住玉山车站。今晚通讯员小张和一个

战士用手推磨磨了几十斤炒面，使人觉得就要远征了。九连有一个班全体战士给连长指导员写了一封表决心的信，并派两个代表以指血写上了“坚决”二字送到了连部。

九月六日

十点钟到玉山，下午五点到了车站。由浮桥到车站的路上，扎了几道彩门。第一道彩门上横写着：“这是到西南去的大门”，是当地人民政府欢送十六军军部的。我们一三九团宣传队在彩门旁竖起了几个大标语牌，上写：“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解放大西南去！”车站站台的凉棚下挂着红布横幅，还有圆形字牌，写着“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等标语。柱子上也贴着铁路职工写的标语：“向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第二野战军致敬！”今天可能是旧历七月十五，圆圆的月亮挂在东面天空，小车站腾起了战士们的歌声：“同志们，加油干哪！不怕艰苦不怕难哪！……”“同志们一条心哪！消灭那个蒋匪军哪！”“结成钢铁的队伍，……坚决勇敢的斗争……”歌声此伏彼起，各连队轮番唱着。人们心中洋溢着远离家乡去解放大西南的激情，歌声直到车开时才停下来。铁皮车里大家挤坐在一起，但战士们又拉起了歌子。

九月七日

上午十一时到了樟树站。初秋时节，天空特别晴朗，阳光炽烈灼人。北方正是所谓“荞麦开花晒死牛”的季节，这里也正是晚稻晒穗的日子。车站职工们在柱子上贴了许多欢送解放军的标语，一个指示牌上写着“同志们下车到站上喝水”，两大桶开水摆在站门口，一群战士围在那里喝着。一个工人用大喇叭喊：“同志们！再过三分钟车要离站，赶快下车！”部队正从车上往下拉牲口，下炮架，人们紧张地干着，呼喊着的。

我们离开车站走了约五里到了城里，大家都满身大汗，天像下着火。我们来到一个天主教堂旁的房子休息，几个意大利人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又将远征的胜利者。街上贴着四野后八区队的标语：“学习第二野战军百战百胜的作风！”十六军写的标语是“感谢樟树支前会对我们的帮助！”。在一个胡同里，我们看到四野的几个女同志在一个小广场上排戏。有几个二野的同志说：“看人家的女同志多壮实呀！这点我们真得学习。”

三营的干部作风很好，尤其是营长朱恒金，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注意到了各种问题。今天他发现机炮连下火车后牲口没溜就饮了水，马上把连长叫来批评。明天出发的事，他不让下通知，叫把连

长们找来当面布置，为了照顾战士休息，告诉各连干部不要集合部队，可以分别向排长们传达。午后部队起床以后，他召集班以上干部来开会，专讲了部队纪律和卫生问题。他说：“每人一天要喝够十二磅水，等于十八九小碗，盐要吃够数，过去要少吃盐是不对的。买不到菜的时候要多吃点油……”他是个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但爱发脾气，不过一发就了，不是牛脾气。

九月八日

驻清江三区

早晨四时起床，到漳树镇漳河三码头准备过河。码头下河面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帆船，前边的部队早开始渡河了。我随九连几个挑夫上了一只小船。船夫是个矫健的小伙子，他拿起双桨用力一拨，小船就打了个转，船头指向了北方对岸，然后他站起身来向前一倾向后一仰地划起来，小船便飞速前进了。我坐在船尾上，河上湿润的晨风使人兴奋。西边的月亮还未落下，在河面洒下了一道粼粼白光，白光的彼端通向上游很远很远。回头向东看，天空出现了赭红色的朝霞，不远处被蒋军破坏的大桥桥墩，黑乎乎从河里突出来。河上许多小船都满载着战士，有的唱着歌：“解放军哪，大进军呀，千军万马向前进……”一个小船上插着红色的

模范旗子，另一个小船上还有人吹箫。我们渡到北岸走上沙滩时，朝霞已由暗转明。我们的队伍走在河堤上，沿漳河向西行进。右手堤下是桔子林，桔子已像核桃一样大，桔林里还夹杂一些柚子树，柚子已开始发黄。一个战士惊喜地说：“啊！八月就吃柚子了！”听口音是南方人。河边地里的芝麻落了叶，晚稻晒穗了。太阳升高后，天越来越热，我们走得也越快，大家出汗出得衣服都湿透了。但战士还是轮番不停地拉着歌子。人们脚脖上的土和汗水合成了泥，脸也被汗水和尘土弄得很脏。大队行军，不像一个人走路那样空气清新，而是尘土扑着鼻孔和眼睛，但没人顾及这些，因为在早饭以前，我们还要走三十里路呢！

走了一会儿，大家渴得很了，有一个炊事员担着重担子，汗水湿透了全身，他不顾同志们的劝阻，从河汉子舀出一缸子冷水喝了。再往前走，清江二区政府要各村在不到十几里路的堤路上设了三个茶水站，有的在树荫下，有的在凉棚下，战士们笑嘻嘻地喝起来。有一个小孩担着茶水送来，九连司务长王义成感谢说：“小老倌，你们太好了，辛苦啦！”那孩子听不懂他的北方话，只是望着大家笑。王义成也笑了，说：“你们看怎么办？他不懂咱的话，怎么表示感谢呀？”一个战士说，你向他比划比划，他会知道啥意思的。其实，老乡听不懂我们的

话，但他们很了解我们，爱护我们，水站的小旗上就写着：“欢迎解放军南下去解放人民！”九点左右到了休息地，因军部住了房子，我们决定在村外路边树下休息。

九月九日

下午六时由清江西十多里的驻地出发，走了约二十里快步，战士们一路拉着歌子，每当沉默一会儿，大家感到累时，便有人鼓动着唱起歌来，一直唱到太平街。街上设了茶水站，先遣队已动员老乡给每个连队烧了几缸茶水，大家痛喝一顿，情绪更高涨起来，又行约十五里到黄土集。

九月十日

由黄土集六时半出发，十一点到罗坊车站西北田南蓼。一路快步，每小时行十几里，汗如披雨，但歌声一路不绝。大家情绪比昨天还高，有人广播快板，鼓舞战士。在过一个桥时跑了一大段路，哪个连的炊事员担着担子掉了队，过一会儿赶了上来，我们行列里的广播筒，广播快板表扬：“炊事员，真不善，担着担子向前窜！”“炊事员，就是好，掉队马上赶上了！”炊事员们听了更来劲，担子忽悠忽悠，脚步嗖嗖地拼命向前赶。有一个炊事员担了两口大行军锅，一走起来吱悠悠吱悠悠地

响，快板手马上唱道：“这个炊事员真不错，一头担一个大铁锅。”行列里喊起来了：“好啊！”

“好啊！”于是大家都飞快地向前赶。越是几队人或几个单位的人挤在一起时，部队就越活跃，互相喊话拉歌子，唱快板，欢呼，混成一片。天黑以后，大家走得很累时，前方出现了一个红灯，战士们口渴得很了，看到灯以为是开水站，快板手也马上唱道：“同志们，加油干，前边就是开水站！”

“同志们，赶快跑，喝水休息就在前边了！”战士们干什么都是很认真顽强的，唱歌唱到嗓子发哑，但仍决不沉默，总是唱呀！呼喊呀！你听，他们又唱起来了：“风卷红旗哗啦啦响，解放大军像海浪，千军万马向前进，一心要把全中国都解放……”我身边一个战士说：“解放军真的就像长江水，永远流不完。”

九月十一日

驻新关村口

今天出发早（五点），我们的部队要把军直赶过去，因此途中未休息。到了新喻（余）后，过了几个山岗，已走了五十多里，仍要向前赶，大家都很累。队伍里党员和积极分子活动了起来，广播筒接连不断地表扬一些战士。“××同志带病行军，自己扛着东西，不掉队。”“××同志扛双枪，

互助××同志。”指导员陈士荣也拿着广播筒进行鼓动。炊事员和挑夫们一声不响地加劲赶，只听伙食担和行李挑子吱吱响。今天比原定计划要多走二十几里路，队伍已很疲乏，营委们商量了一下，由教导员召集政指们碰头，要他向战士解释，鼓动大家：“这一带过去是苏区，被国民党破坏得很厉害，不能宿营，要继续前进。”我看机炮连副政指马上召集正副班长说：“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挺起腰来克服这点困难，使大家振奋起来……”队伍里歌声又起来了，声音是干沙沙的。

下了铁路靠山向北拐，到了宿营地，这是多么荒芜的地方啊！一个村庄只两三所破破烂烂的房子，遍地乱砖荒草，真的是国民党军队烧杀造成的吧！住一个连队，大部分人也要露营。九连的副政指在队前讲话了：“同志们，现在我们回到老家了，这是红军生长活动过的地方，大家不要忘记本，我们老家本来就是穷地方，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又遭国民党烧杀，到现在还没恢复起来。但这是我们的老家，我们爱它，大家就在这里露营好不好？”

“好！”战士们齐声回答。等连队收拾好营地睡下，天已快亮了。

九月十二日

上午原地休息，我到机炮连找模范炊事员刘季